

## 第五十二回 鄺丞相怪帝銜情 劉舊戚受恩免死

卻說忠孝王細說顧太郡因次女劉燕玉年已長成，意欲配劉燕玉守貞不嫁，同乳娘逃匿尼庵，失脫首飾，被尼姑凌辱忍耐供設尼姑二年，昨日進京，懇臣奏赦伊父母滿門性命，斬伊兄劉奎璧謝罪等情，現有皇姨親筆書信，乞陛下念及先後並皇姨情面，只把劉奎璧正法，恩赦劉捷全家性命，成就一段良緣，感戴不盡。乞陛下龍目親視。就在懷中取書，手呈上。帝著內監取書前來，賜忠孝王平身。內監呈書，帝見字跡秀美，言語哀切，心思劉門女勝於男，先皇后賢德，此女亦賢孝。乃曰：「王法無親，劉捷罪大難赦，毋容再奏。」忠王便再奏：「非臣瀆奏，冒犯天顏，臣昔年若非皇姨放脫，已死多年，焉有今日？若殺其父母全家，明從仇為患，則劉乃劉燕玉之父？殺之怎肯與臣完親，老母無人料理中饋。乞陛下格外開恩，仰見洪仁被及草木。」武憲王亦跪奏曰：「臣夫妻年半百，子居王爵，未有妻室，日後宗袍何賴？伏乞施恩，先皇后之面開赦。」成宗不悅曰：「你父子好不曉事，唯要媳室，把朕國法當作人事，朕難以銜情。」武憲王叩頭再奏曰：「不敢欺君，但念劉捷通番，實證知臣兒子改名，連勝番兵，父子回朝報怨，實欲借番師殺臣，以絕後患，非真心賣國；陛下念先皇后孝心，全其殘生，臣等深沐聖恩，有如淵海。」帝聞言，心魄隱，即降旨曰：「今念爾父子前，將全案人犯寬限一月處鞫，著仍禁天牢。」武憲王父子謝恩，帝特書藏在袖內。刑部草赦書，重用內侍帶出法場。帝駕退回宮，鄺相返入內閣批案。

成宗回宮，皇甫皇后接入宮中坐下，皇后朝拜，賜坐旁邊。成宗笑對皇后曰：「好笑爾的兄弟，貪得無厭。」皇后疑惑，問何故。帝即細說早晨事請，皇后驚異。帝曰：「不意劉氏有此貞節，且又書信通徹。」就取出劉氏書信與皇后觀看。皇后看畢，俯伏奏曰：「陛下若殺對侯，劉氏何願與舍弟成親；且舍弟重義，定不別娶，可憐臣賣父母無人伏侍，宗支乏人承接。還望開天地之恩，開赦劉氏滿門，只將劉奎璧正法。」帝令平身，便說曰：「奈無此例，若降赦，群臣必定奏阻，那時反失了聖威。」皇后曰：「陛下若斬劉捷滿門，世人定說臣妾迷惑聖恩，劉捷焉得不死？臣妾難脫惡言。翼乞格外恩降赦，先皇后在九泉亦感聖恩無窮！」帝因其苦求，只得說曰：「今念卿賢德，只得法外開赦。」皇后謝恩。帝曰：「朕儲登殿開赦，大臣定要圖鑿，不若就此降赦為便。」即著內監草詔，只將奎璧侯斬，彭描澤侯絞，劉捷滿門免死，限半月後伊女與忠孝王完親，同發付憐甫充軍。內監草詔完畢帶出，依例付詔稿送到甫閣登記號簿，然後帶往內閣。大臣見稿大驚曰：「朝廷國法，如此顛倒，劉捷乃叛逆首狸，開赦不死。劉奎璧、彭如澤乃是從犯，怎麼反加誅戮？不合律例。」齊向鄺相梁相曰：「二位太師乃鈞衡大臣，如何主意？」鄺尋思：「我若同諒，此詔難行，後人定說我假公濟私，絕妒劉氏奪婚。」遂勸曰：「成事不說，送事不謀，今皇后、忠孝王連父母受苦亦願做情，我等何必做惡人？」孟士元曰：「鄺老太師實寬洪大量，成人之美。但此等律法，恐後人議論執事銜情。」即令部官存案，內侍帶詔往天牢開赦，不表。

且說是早刑部監斬官夫明帶武士到天牢，牢官接諭，檢出劉捷劉奎璧、顧氏、吳淑娘母子及杜含香母子至親七人，並山東巡撫彭如澤等，推出天牢。武士綁縛，押上斬轎，掌號呼喝，解到法場，席坐地下、候行刑旨到開斬。崔攀鳳因是處斬，自己不便前來，令家人押七具棺木，放在一邊，又備酒席活祭。彭如澤亦是家人備棺木並酒席。許多軍民前來觀看。將到巳時，只見內監騎馬而來，軍民齊聲曰：「行刑旨到。」劉捷滿門大驚，魂不附體。內監下馬喝曰：「皇爺寬限旨到，快來迎接。」眾官跪接。讀詔畢，方知詔稱武憲王父子懇限一個月處斬。眾官皆謝恩，內監回朝繳旨。這劉捷疑惑，皇甫王爺怎肯保奏？刑部著仍禁天牢，方回朝復旨。崔家家人押棺回去，崔攀鳳聞寬限大悅，急趕入天牢，恭喜岳父母等蒙天子寬限。劉捷歎曰：「有甚麼恭喜，只不過多了一個月耽擱，不如早決為妙。」崔攀鳳曰：「今既寬限，少不得自有相好大臣奏赦。」劉捷曰：「我罪若能赦，早有大臣保奏，何待今日，但方才詔稱武憲五保奏，亭山乃我仇人，怎肯為我保奏？大為可疑。」崔攀鳳曰：「待我去刑部打探委曲。」即退回寓。

且說江進喜回寓，回覆寬限並包管開赦等情，劉燕玉大喜曰：「感謝老王父子大恩。」喚江進喜曰：「爾速飽餐，去喚一輪車，待我進牢探望。」即取些碎銀，交江進喜喚店家喚車。進喜飯畢，各物齊備，劉燕玉秤了三十兩銀子包著，帶付牢中父母應用，留梵如看守房子，自己上車，江進喜跟隨。來到刑部獄前，江進喜向牢手說明來歷；牢子稟明獄官。獄官見天子寬限，心知大臣定然保奏，況有牢官囑托、即開牢門放進。牢子引入牢房，只見滿門正在閒談，劉燕玉跨進牢門；叫曰：「爹爹、母親，孩兒不孝來遲，望乞雙親大人赦罪。」劉捷不悅曰：「爾作人家媳婦，丈夫求功名進京，爾又到此，不怕婆婆見怪。」顧太郡大怒曰：「我只道爾死了倒乾淨，原來未死，尚有何顏來見父母？好個深閨女子，逃走二年，問你羞也不羞？」劉捷又問曰：「女兒到此亦是孝心，只是少年女不該遠行，似此千里迢迢；況兼山遙水遠，如何一人到此？如何又到天牢，出乖露丑？夫人何出此言。」太郡怒氣衝霄曰：「爾道崔攀鳳之妻乃是女麼？今對爾實說，乃是福建延平府梅姑娘之女代嫁。」即將崔家行聘後，燕玉同江三嫂逃走，值梅姑娘母女前來，方將甥女代嫁等事說明。燕玉曰：「事到其間，待女兒說明，請母親息怒。」劉捷曰：「且容女兒說來，劉燕玉方把生母托夢訂親，萬緣庵受苦，及進京求請老王奏赦助銀之情言明，女兒實為守節，並非失節。」劉捷對太郡笑曰：「隆不得亭山保奏，原來女兒情面所致。」太郡亦喜曰：「我想爾有如此委曲。」於是，燕玉先拜劉捷夫妻，然後與劉奎璧相見行禮，隨後與吳淑娘、杜含香相見。劉燕玉把銀送上曰：「此銀乃是忠孝王所贈，女兒先取三十兩與雙親應用，若用完再取來。」劉捷笑曰：「難得女兒孝心，但我有相好官員送銀，使用充足，此銀爾可收去。只是難得亭山父子大量，不念舊惡，肯收留女兒，又竭力救我，真是厚情；我竟存心害他；看來我正是殺才。」劉燕玉再把老王吩咐江進喜包教赦卻滿門說明：「諒必開赦。」遂把與忠孝王書榜呈上，眾人看畢。

正言間，拾好崔攀鳳進來，劉燕玉想起前事，不覺羞愧滿面，上前作一萬福曰：「非是妹子無情，實乃先母托夢，先同江三嫂已與忠孝王訂親，不敢負盟失節，不得已逃奔尼庵。多蒙表兄不念前嫌，父母反受照顧，此恩必定報答。」崔攀鳳方才省悟曰：「我方才到刑部打探，說是念武憲王父子並皇姨求情，我心疑惑，誰知表妹有婚姻之約。若非表妹有此明眼識人，朝廷怎肯寬限？」劉捷曰：「一向只道真女婿，怎知是移花接木。難得爾少年如此厚道，日後定有好處。」崔攀鳳曰：「親戚之道，理當如此，怎當岳父介哲。」劉捷又問顧氏曰：「你前來寄書並近來進牢，因何並無說起女兒代嫁之事？直到今日方明細底，深負崔賢婿厚情。」顧氏曰：「只因你平日做官，雖不貪財害命，但遇爾的門生與官員鬧事，爾務要盡力庇護，占人便宜。凡仇人多者，必多怨恨，我若實說女逃，卻被仇人恥笑，辱沒家聲，故不言為妙。」劉捷聞言點頭曰：「論我從前，凡事好勝，縱放門生為非，今追悔無及，故上天有此報應。」言未畢，只見牢官來報曰：「國丈恭喜，萬歲赦詔到，請即接詔。」劉捷忙出天牢，香案已備，內侍曰：「只接旨。」

捷忙跪下。開詔讀出，方知皇后保奏，赦劉捷滿門男女，限半個月內將劉捷之女燕玉與忠孝王完親，發配嶺南充軍，只將劉奎璧候斬，彭如澤候絞。劉捷悲喜交集謝恩，內侍圍官繳旨，牢官上前慶賀。劉捷入內說明詔內言語，深感皇后大恩。顧太郡曰：「難得皇甫滿門寬宏大量，皇后這等仁慈，理當受享富貴。我等量窄猖狂，理當狼狽，只是難為了次子。」劉奎璧曰：「今幸皇后施恩，雙親赦看，孩兒乃是禍首罪魁，死於九泉亦得含笑。」眾人俱贊皇后寬恩。獄官上前催促曰：「國丈遇赦，即當出獄。」劉捷曰：「今欲到何處安歇？」崔攀鳳曰：「小婿寓所寬大，房屋有餘，岳父可到那邊住，日食卻又利便，暫時亦可不還，將來再處。」劉燕玉尋思，我到崔攀鳳家居住，惹人嫌疑。忽聽得外邊人聲叢雜而進。

欲知是誰，請聽下回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 龍鳳再生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